

出版序

胡海輝
一條褲製作藝術總監

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是我在紀錄劇場的啟蒙作品，當年正苦苦思索劇場與社會可以如何扣合，忽然好友周偉強到紐約觀劇後，回來興奮地說這齣戲如何特別，一伙紐約演員以一件真實案件為研究目標，戰戰兢兢地深入中西部懷俄明州拉勒米鎮，走訪了不同階層背景人士，然後把數百小時的訪問凝練成兩個多小時的劇場演出，由劇團團員演繹一眾受訪者，成就了一齣紀錄劇場的代表作。那時心想：「紀錄電影有看過，紀錄劇場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後來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拍成電影，我又碰巧經過影碟店見到，二話不說便買來觀看。原本只讀劇本也沒太大感覺，看過真人演繹（即使不是當事人）便多少明白周偉強當年的震撼。此劇無需借助荷李活劇情片式的血腥煽情，卻同樣能夠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，而且藉著與這件事有不同程度關係的人各自表述，構成一幅更立體的全景圖像，我們不只看見 Matthew Shepard 的個人悲劇，它更折射出這悲劇形成的社會背景，並且看到這件事又如何影響這個社區。紀錄劇場彷彿提供了一條鑰匙，為我開啟了戲劇與社會之間的大門，解答了我心中的困惑。

多虧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啟導，我開展了香港題材的紀錄／人種誌劇場創作，並不只為滿足個人慾望，而是看見社會與劇場之間仍有不少空白可待填補。放眼社會，委實有太多太多素材值得擺上舞台，只是甚少同業青睞。一路走來，每次創作也有不少壓力，因為沒有傳統故事框架來依循，每次都要從千頭萬緒的資料中理出具有可演性的脈絡，然後再絞盡腦汁運用一切舞台手段來呈現，不過當中那滿足感又非排演一般翻譯劇可比，因為每次都有新發現，令我更清楚明白我身處的社會，以至世界，慶幸有知音人給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：

「選擇用藝術作為歷史、社區、群體的發展紀錄，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於消逝的事物過分執著，而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消逝的事物中，珍藏著一些重要的價值。我們把這些重要的事物整理、組合，以溫和的方式向大眾訴說，希望能得以溝通、理解、支持，乃至傳承。……我們必須不斷地去提醒，紀錄這些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和價值，這是藝術的責任，我們每個人的責任。」¹

1 張穎君 (Cici)，〈藝術作為一種紀錄：《重建菜園村》紀錄劇場〉，《主場新聞》，2013年11月14日。原文網址已刪除，現可參考：<https://savehousenews.wordpress.com/2013/11/14/藝術作為一種紀錄：《重建菜園村》紀錄劇場/>

尤其在今天，當指鹿為馬、睜著眼說謊成為常態，紀錄劇場更顯其意義與價值，我並不是說我們的看法便是唯一真實，但是起碼提供更多一個角度供觀眾選擇；而且當我們愈講求平等，反對精英霸權，紀錄劇場又是一個很好的平台，為平日沒機會發言的平民百姓發聲。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的續集《重見真相——同志虐殺現場十年重訪》正是活生生的例子說明紀錄劇场的特色，當事實被模糊歪曲，難得 Moisés Kaufman 與他的劇團眾人再次跋涉啟程，訪談編排，我相信也是基於上述那份藝術家的責任感吧！

親身做過紀錄劇場的創作，深深明白製作一齣同類作品委實不易，能夠從繁浩的材料剪裁而成一齣如此優秀的作品，更是談何容易！優秀的文本值得一再搬演，外國的經典劇作每每有翻演再翻演的機會，甚至一些重要的戲劇獎項會特別開設一個類別，表揚優秀的重演劇目。這次出版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及其續集，希望引起更多同行後進的興趣，誠望有一天這粵語版本可以再次重現舞台。